



人人都在看屏幕 唯有机器在读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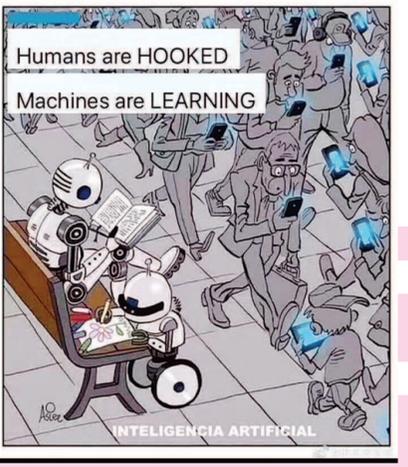
◆ 朱光

一反三等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,我们把几本书堆叠在桌上并拍张照片输入电脑,然后“下令”：“我需要一幅城市建筑日落下的高楼大厦。它识别图书的外形线条,模仿、勾勒、推演,再造出符合我们指令的画面。二是对话。真的是与其使用者反复沟通。上海音乐学院2020年就有一位人工智能少女“小冰”成为音乐工程系的“荣誉毕业生”。“她”的学习,是基于上音老师去

价是“学习能力超强的学生”,人类学生完成一首曲目的周期是一周,而“小冰”可以瞬时“学会”数百首。其次,技术派打比方,人工智能的“养成”,就如同人类“养娃”。就上音毕业的“小冰”的“养成”过程可见一斑;就漫画中机器人“家长”与机器人“孩子”的状态也可见一斑。技术派正在让人工智能,像人类孩子那样学习。在电脑远远没有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之前,人类确实在长椅上读书,人类孩子在一旁画画。哪怕当下,家长很自然地在送孩子去上学习班、艺术班的空隙中掏出手机看屏幕,但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孩子不要看手机,要去读书,去学习。

与此同时,技术派还在展望“数字永生”这样的话题。意思是,以碳为基

当我们都在热议 ChatGPT 的同时,欧洲议会 AI 伦理领域的顾问安娜·菲兰德日前在欧盟委员会官网发表了一篇文章,提出了为何要对生成式 AI 进行监管,核心问题就是——究竟是人工智能控制人类,还是人类控制人工智能。



而言,就是硅制作的电脑,一旦具有意识那也是一种生命。因而,技术派认为,“要把人工智能当成人,当成生命去看待”。

对于那些无法简单把“硅基生命当‘人’去看”的人群,技术派称之为“伦理派”。有一门据此发展出的学科名为“技术伦理学”——探讨如何认识和约束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学科。

先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是如何“学习”的,笼统而言方法有二。一是读书。真的是读书,可以“喂”给它一座图书馆、一座博物馆、一座美术馆、一座档案馆……甚至在数量上可以远远不限于“一座”。如果说“大数据”还仅仅停留在数据(这里的数据不单是数字也可以包括可以被数字化的文字、图片、影像等等)的梳理、归档等,那么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消化、分析、提炼、联想、创造乃至融会贯通、举

听“她”创作的海量音乐,并给予系统性的点评。上音老师与此同时还要教会创造“小冰”的程序员团队基本的乐理知识包括作曲技巧,优化其创作模型。然后,“小冰”不断学习、不断创作。老师不断给反馈,循环往复。“她”能毕业是基于其创作水平与人类同学相似且趋于稳定。老师对“小冰”的评

础的肉体消失之后,意识可以转化为全息影像,生成一个“数字人”,依然可以与自己重重孙子跨时空拥抱。为了这个目标,技术派已经可以让“人工智能丈夫”以假乱真。妻子接了“丈夫”的一个电话,双方谈话超过15分钟。在通话最后一分钟里,电话那头问妻子:“你觉得刚才与你通话的人是你是

指出,AIGC 通过自动化处理任务、产生新想法,生成有价值的决策建议,有效赋能企业各个职能部门,在产品研发层面通过辅助编码提高代码生产效率,在市场营销流程中可以很好地把握受众兴趣和偏好进行更为针对性、更为个性化的营销服务,在管理层面则可以极大地消除企业运营管理的无效环节,很好地改善企业运营效益。而在不同行业中,AIGC 均能起到重要作用,比如金融行业可以借此改善风控,更好地履行普惠金融的使命,让金融更好地助力经济运转;又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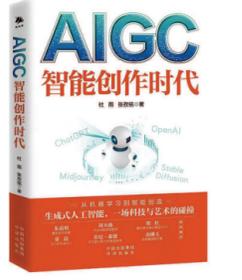
《智能创作时代》渐行渐近

◆ 郑渝川

熟悉这个开场白,“注意看,这个男人叫小帅(或者‘这个女人叫小美’)”。这其实是 AI 生成语音的电影应用。相类似的应用就是运用特定的歌手歌声合成软件,让 AI 帮助用户提供具有不同音色和唱腔的虚拟歌声。

包括图片的报道。AI 已经能够进行诗歌、故事、剧本、小说等文体的写作。而在图像方面, AI 绘画工具可以支持古代、近代、现代许多知名作家的画风;而 AI 视频合成方面,新华社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人民日报等央媒的 AI 主播上线以来,还在不断迭代完善之中,接近于以假乱真。

指出,AIGC 通过自动化处理任务、产生新想法,生成有价值的决策建议,有效赋能企业各个职能部门,在产品研发层面通过辅助编码提高代码生产效率,在市场营销流程中可以很好地把握受众兴趣和偏好进行更为针对性、更为个性化的营销服务,在管理层面则可以极大地消除企业运营管理的无效环节,很好地改善企业运营效益。而在不同行业中,AIGC 均能起到重要作用,比如金融行业可以借此改善风控,更好地履行普惠金融的使命,让金融更好地助力经济运转;又如



ChatGPT(美国 OpenAI 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)火爆全网。其实, ChatGPT 只是 AIGC (AI Generated Content, 人工智能合成内容)浪潮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产品。AIGC 当前在互联网世界的应用其实已经非常广泛,举例来说,不少网友经常看抖音、头条、微博、公众号上的电影解说,肯定



编者按:

文艺评论,落英缤纷。文艺批评,充满锋芒的一瓣。批评,是为了更好地成就与创造。“金刺猬”,带你洞穿真假,甄别美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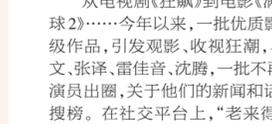
《流浪地球2》的细节败笔

◆ 杨震

长期以来,国产电影在医疗领域,无论对于过去、现在,还是未来,鲜有令人满意的展示。《流浪地球2》里2058年的病房,基本是2000年左右的配置水平:老旧的设备带、留置针、无智能监控的输液、没迭代的接触式有线监护仪。

整体来看,《流浪地球2》还是很不错的影片,但是这些细节败笔,尤其是一些与医疗相关元素的细节,让人感到遗憾。相信这部大片的剧组整体制作是花了心思的,他们请了信息技术公司,把空间站、机器人、空间电梯的特效,都做得非常出色,难道就不可以请一位医疗顾问畅想一下未来的智慧医疗,指导下医疗场景的布置与搭建?建议我们国内的影视导演,真的需要医疗顾问团队。否则,像在民国时期的病房摆上2000年的监护仪、在2058年的病房里摆上2000年的监护仪的事情,会层出不穷。有人真不信民国题材影视剧里出现监护仪,那就不妨去重温一下《情深深雨濛濛》。他们并不了解近代的医疗是啥样子,当然更不会知道未来的医疗将是啥样子……

《流浪地球2》的医疗败笔是一个遗憾。要知道,国内很多县级医院和民营医院的智慧化程度,都要比电影里这个2058年的病房高级很多了。



实力派何以“老来得粉”?

◆ 邵宁

掌柜佟湘玉,到《装台》中忍辱负重的蔡素芬和《突围》中外表强硬、内心柔软的国企女掌门石红杏,近年来她的演技又上了一个台阶,可谓千人千面,收放自如。

有人总结了这几位“叔圈实力派”的共性:一是久经磨砺起伏,二是曾被市场否定,三是为人简单单纯,四是渴望银屏机会。正是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,让他们一次次地挑战自我,曾经的磨难和逆境也让他们的演技变得深厚,在不经意间一旦释放,便成就了不凡。

其次,“叔圈实力派”打破了“流量至上”的神话。曾几何时,“流量至上”成为影视行业选角的重要标准。“小鲜肉”当道,流量明星层出不穷,而流量明星大多出自偶像养成类综艺。这些节目流水线一样,推出一批又一批所谓的“偶像”。通过选秀节目出道的“爱豆”(偶像),往往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。但流量明星其实没有实力,台词都说不上连贯的他们根本拿不出作品。

然而,资本却跟着流量走。在一段时期内,都是由资本来决定观众看什么的。一时间,实力派演员被卡得难以出头,众多小鲜肉、流量明星又因为演技不济,导致烂剧层出不穷。观众苦流量明星久矣。这一状况终于得到了改变,2022 新年伊始,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传来消息:“全面叫停偶像养成类综艺和‘耽改剧’,着力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文化空间。”这一釜底抽薪之举,努力切断流量明星产生的源头;另一效果则是为实力派演员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多空间。长此以往,演艺圈的生态有望变得更健康。

再者,让影视剧回归到艺术本身。“叔圈实力派”的走红,也是一种正能量的回归。这种回归对整个行业有着更深的意义。影视市场离

不开资本,但绝不能被资本所主导,更不能被资本所绑架。当剧组不再用颜值、用流量来选角,而以演技、品质为标准,便可以让艺术回归艺术。当年轻的观众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实力派演员,在优秀作品和出色演技的熏陶下,他们的审美能力也逐渐提升,烂剧自然被摒弃。反过来,观众的喜好也会影响影视剧市场,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期待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从作品艺术质量和观众的角度去创作,让编、导、演各司其职,让有实力、有追求的演员专心塑造角色。相信,叫好又叫座的作品,将不会只有《狂飙》一部。

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莫让提前起跑变成提前离场

——从“星二代”将一手好牌打烂说起

◆ 韩浩月



近日,一年轻演员因一则八卦新闻,在社交媒体被曝光。在话题火了一天之后,因曝光内容牵扯到隐私,并触及到曝光行为合法性与否的问题,热度很快降了下来。不过,就此也引发了对于“星二代”群体的新一轮关注。“星二代”在占据优势资源的前提下,能否在影视娱乐行业发展得更好?这一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讨论。

就演员的公开资料看,虽然出演的作品不多,且多是戏份不重的配角,但在相关报道中,已经拥有了“新晋顶流”“顶流”的称谓,这其实已经带有危险的气息,这是因为,凭借身份、容貌、资源等与作品关系不大的因素走红,很容易让人想起流量明星的弊端,以及附加在这一群体身上的不良审美风尚。作为年轻演员,对于顶流这样的说法,应有避之不及的态度,起码从言行上,要以作品说话,远离顶流的浮躁,通过演技获得观众认同,而非走流量明星的老路与弯路,给人华而不实的印象。

子李淳、刘震云的儿子刘雨霖等,都是“星二代”,他们对父母的名气与资源有过多少利用,这不得而知,但从整体表现来看,他们多低调内敛,很多时候都是作品大于个人,而非个人大于作品,也看不出想要成为“顶流”的企图心,走出父母的“高大身影”,拥有自己一片领地,这样的“星二代”值得尊重。

在最近爆红的《狂飙》中,出演缉毒队队长杨健这一角色的王骁,他的母亲是包揽过金鸡百花奖、金鹰奖等大奖的王馥荔(见上图),但在入圈十余年来,王骁一直默默无闻地饰演配角,从行业的最低层做起,像一名毫无背景的草根演员那样,拳打脚踢为自己赢得了口碑,在“星二代”群体中,算是颇接地气的。而接不接地气,接地气到什么程度,这对创作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,对于“星二代”而言,接地气不仅意味着要向父母打拼下来的辉煌地盘告别,也标志着需彻底忘记自己的身份,对底层生活、市井文

化、社会各阶层,有很具体的体验与感受,并能够将来自四面八方的“素材营养”,很好地运用到自己的表演中去。

不可否认,“星二代”的起点是比较高的,父母的榜样作用,家庭的气氛熏陶,多少都会让他们提前起跑,但想要真正在行业内站稳脚跟,“星二代”与其他从业者一样,主要还得靠拼实力,依赖父母的资源所获得的机会,哪怕再耀眼,也是短暂且虚无的,唯有通过自己一步步走过荆棘路,才能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”。身上有活,心里有底的“星二代”,在形象气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,这样的“星二代”,哪怕最终成绩无法超越父母,但也无愧于心,活得踏实而自信。